

故事里的沂蒙

## 拆掉龙王庙 建起汪洋台

1942年10月，泰山地委、专署和军分区驻防莱芜北部山区。10月中旬，泰山地委和军分区司令部在阁老村召开县以上领导干部会议，部署四支队四旅和军分区合并在下一步工作。敌人得到情报后，纠集6000名日伪军分多路向莱芜茶业口一带包围。10月16日，会场转移到莱芜茶业口刘白杨村，地委机关和军分区人员将在这里听取泰山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汪洋的报告。当日，泰山军分区政委汪洋接到次日清晨转移的命令。

10月17日，天近拂晓，还在睡梦中，刘白杨村西山突然传来4颗手榴弹的爆炸声，北山、南山也随即炸响。此时，天刚蒙蒙亮，隐约看到北、西、南三面山上晃动着日军军旗，敌人只是零星地打枪。汪洋当即下令所有人员兵分三路，分头向东淄河流域转移，与廖司令率领的主力部队会合。他派人通知刘莱夫、赵筠生、高启云率地委、专署机关和警卫连，石新率教导队，分头向东转移。他则带军分区司令部机关和一营两个连抢先向东面的吉山村奔去。刚到村东，他们便遭遇了伏击。汪洋令一连一排阻击敌人，让参谋长刘国柱率司令部人员，《泰山时报》部分编辑向东南方转移，二排、三排抢占吉山南山制高点。守卫南山的敌人大约有一个排的兵力，架不住二排、三排的猛攻猛冲，丢下十几具尸体向南山败退……汪洋站在山头上用望远镜环视一周，看到吉山河的东山、北山、西山布满了敌人，西、北两山的敌人正向八路军合围，退路被切断，唯一的突破口就是向南。此时，南退的敌人随同援军又返回来，足有八九百人。敌人疯狂反扑，八路军的子弹已打光，被迫从山头撤下。敌人随即从四面围上来。汪洋带兵与敌人在吉山东边的河滩上展开肉搏战。敌人重重包围一营，他们不再开枪，只是轮番上前拼刺刀。筋疲力尽、遍体鳞伤的一营战士一个个英勇地倒下去。一连副连长张刚见形势危急，背起汪洋，在20多名战士的掩护下突围。敌人开枪追击，战士们一个个倒在地头堰边。张刚背着汪洋跑进尤家峪沟，没想到南山上的敌人又迎面围了上来，张刚壮烈牺牲。面对穷凶极恶的鬼子，汪洋不想躺着死去，但无论怎样用力，腿已动弹不得，他双腿盘坐，毫不畏惧地向自己的太阳穴开了枪……英勇悲壮的吉山战斗中，八路军263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毙伤敌人200余人。

噩耗传来，延安八路军总部电告全军将士志哀。山东党政军为汪洋和在吉山战斗中牺牲的指战员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延安《解放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山东《大众日报》、鲁中《泰山时报》均发表悼念文章。

1945年4月，泰山区地委、专署、军分区一致决定在吉山村修建抗日烈士纪念碑。军地代表选了几处都不理想，老百姓一致表示：“拆掉龙王庙，修建汪洋台，把最好的位置让给革命烈士！”这天，淄川县委副书记李元荣来到吉山村，查看纪念碑修建情况，他问在场的茶业区委书记常锐：“老百姓对龙王庙不是很敬重吗，怎么会同意拆掉龙王庙，修建纪念碑呢？”村里的老人抢过话茬：“日本鬼子烧杀抢掠，龙王没有阻挡他们；鬼子的大刀砍向同胞，龙王没有保佑我们；倒是共产党八路军打鬼子、除汉奸、减租息，为掩护群众牺牲自己，他们才是真正救星！只有保护好烈士英灵，我们才能够心安啊！”“拆掉龙王庙，修建纪念碑！”在场的群众异口同声。就这样，吉山村的人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将汪洋台烈士纪念碑建在龙王庙的位置上。

汪洋台抗日烈士纪念碑修建工程历时5个多月，263位烈士的英名也都镌刻其上。廖容标、欧阳平、武中奇等党政领导分别题字纪念。与此同时，将烈士遗骸移葬至汪洋台北面的洼地，此处依山傍水，林木葱茏，距离风景秀丽的汪洋台只有几十米。1977年，茶业人民公社重修汪洋台，为纪念碑加盖凉亭。1999年，茶业口镇投资50万元再次重修汪洋台，并在汪洋台西南50米处修建抗日烈士纪念馆，在墓地北山顶设立汪洋汉白玉雕像，启迪教育后代，要牢记今天的和平幸福是革命先烈用流血牺牲换来的。1955年，莱芜县人民政府为纪念汪洋、教育后代，把当地学校、医院分别命名为“汪洋中学”“汪洋医院”。

如今，汪洋台绿水绕台、青山环抱，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社会各界群众到此扫墓，缅怀先烈，汪洋台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刘永加

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六月，52岁的曾巩从越州来到齐州(今济南)任知州。在知齐州两年的时间里，曾巩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尤其是其兴修水利、治理水患，修建了大明湖北水门、百花堤以及齐州二堂等，给古老的济南城市风光增添了更多色彩。

曾巩最爱的大明湖，隋唐时叫“历水陂”，北宋时叫“西湖”。济南的地势南高北低，群泉水域充盈，每到夏季，城内泉水毫无节制地往城北宣泄，往往会造成城外水患。对此，曾巩非常重视，决心予以治理，经过考察了解后，于来到济南的第二年三月，亲自指挥动工修建了北门的水闸，起到了很好的调节水量作用，不仅使北城水患得到彻底解决，还可以随时取水灌溉良田。

为连通大明湖南北，更好地调控湖水，曾巩又修筑了一条贯穿大明湖南北的百花堤，将大明湖分成东湖与西湖，并在百花堤的两旁栽植柳树、种植花木，每当百花盛开时，这里成为一道绝美的风景线。人们通过这条百花堤，从大明湖南岸到北岸可以观赏到不同的风景。曾巩还在百花堤中间修建了芙蓉、水西等七座造型各异的石桥，使得东、西湖湖水畅顺沟通；在湖边和水中小岛上修建了几处亭、阁、水榭，成为当时济南的旅游胜地。

曾巩曾多次或骑马或信步于百花堤上，欣赏湖光山色。当他一路到了北岸，登上北渚亭，望着远处的景致，触景生情，写下了《百花堤》一诗：“如玉水中沙，谁为北湖路。久翳荒草根，未承青霞步。我为发其枉，修营极幽趣。发直而砥平，骅骝可驰骛。周以百花林，繁香浹清露。间以绿杨阴，芳风转朝暮。飞梁凭太虚，榭蹑烟雾。直通高城颠，海岱归指顾。为州乏长材，幸岁足杭称。与众饱而嬉，陶然无外慕。”据诗中记载，原先百花堤一带是被荒草淹没的水地，经过治理后，笔直平坦的大堤上，人们可以骑马畅行，两旁种植的花草树木令人心旷神怡。

在大明湖北岸，曾巩修建了一座雄伟壮观的北渚亭。高高的台子上面，飞梁和重檐好似笼罩在云雾中一般，仿佛人间仙境。大明湖俨然成为济南人休闲避暑的好去处。盛夏，人们来到这里，赏景、乘凉、戏水、垂钓，缓解暑热，或泛舟湖上采莲，观赏荷花，静享清凉。文人墨客来到济南，也必要到大明湖打卡留念。在曾巩的笔下，大明湖的荷花格外优美，“行到平桥初见日，满川风露紫荷香”“一川风露荷花晚，六月蓬瀛燕坐凉”。

宋时，济南的夏天也是很热的。当时齐州府衙就在大明湖东南岸边不远处，公务之余，曾巩喜欢到大明湖避暑赏荷。对于大明湖的避暑功能，曾巩由衷感慨，曾写下《西湖纳凉》一诗：“问吾何处避炎蒸，十顷西湖照眼明。鱼戏一篙新浪满，鸟啼千步绿荫成。虹腰隐隐松桥出，首峨峨画舫行。最喜晚凉风月好，紫荷香里听泉声。”

曾巩常邀请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大明湖游玩、纳凉。他亲自划着租来的小船，来到环

波亭，这里四周树木葱茏，回廊清幽。曾巩有感而发，写下一首《环波亭》：“水心还有拂云堆，日日应须把酒杯。杨柳巧含烟景合，芙蓉争带露华开。城头山色相围出，檐底波声四面来。谁信瀛洲未归去，两州俱得小蓬莱。”

曾巩在济南任职期间，还开发建设了西郊一带的趵突泉景区，这里也成为人们避暑的好地方。宋时趵突泉曾被称为槛泉。曾巩感此佳景，写下《趵突泉》一诗：“一派遥从玉水分，暗来都洒历山尘。滋荣冬茹湿常早，润泽春茶味更真。已觉路傍行似鉴，最怜少际涌如轮。曾成齐鲁封疆会，况托娥英诧世人。”

曾巩在趵突泉修建了两个驿馆，用以招待宾客，命名为历山堂、泺源堂，并亲自撰写了《齐州二堂记》：“今泺上之北堂，其南则历山也，故名之曰历山之堂。……今泺上之南堂，其西南则泺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泺源之堂。”

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青州知州赵调任成都，正好路过齐州。此时的齐州，经过曾巩一年的治理，已是泉清水净、州安府闲，一派祥和景象。曾巩与赵 调可谓老熟人，早在曾巩任越州通判时，就与当时的杭州知州赵 认识，并成为好友。赵 此次路过齐州，曾巩自然是热诚相待。当时正是酷暑时节，曾巩就在风景如画的西湖边招待赵 ，然后又带赵 来到城西郊观赏飞泉瀑流，寻觅清凉。

此时槛泉就已经很有名气了。由于槛泉在曾任寺丞的刘詔家旁，人们观赏趵突泉、避暑乘凉往往要到他家里去。所以，曾巩就带着赵 来到刘詔家。宋时寺丞为九卿的助理官员，刘詔是历城人，去职后返乡居住在历城，恰巧他家就在槛泉附近，他专门在泉水旁修筑了一个小亭，取名“槛泉亭”，以供闲暇时观赏泉水美景。刘詔是一个好客的人，对曾巩和赵 照顾有加。那一天，二人玩得很尽兴，晚上被留在刘詔家中纳凉、住宿。月光下的槛泉别有一番景致，凉风习习，令人暑气顿消，凉爽如清秋。曾巩感于二人的友情，赋《送赵资政》诗送赵：“镇抚西南众望倾，玉书天上辍持衡。春风不觉岷山远，和气还从锦水生。学舍却寻余教在，棠郊应喜旧阴成。归来促召调炉冶，莫为儿童竹马迎。”

赵 看到趵突泉喷涌不息的情景，想起蜀都与海通的海眼，其腾空之势又如钱塘江那汹涌的浪潮。为感谢曾巩与刘詔的盛情款待，赵 有感而发，赋诗相赠，写下《寄题刘詔寺丞槛泉亭》一诗：“泉名从古冠齐丘，独占溪心涌不休。深似蜀都分海眼，势如吴分起潮头。连宵鼓浪摇明月，当暑迎风作素秋。亭上主人留我语，只将尘事指浮沤。”

这次齐州之行，不仅让赵 有了到趵突泉乘凉避暑的机会，更让他看到齐州欣欣向荣的局面，以及曾巩出色的治理才能，赵 十分高兴，对曾巩的仕途给予更高的期许，于是又赠以《寄酬齐州曾巩学士二首》：“太守文章耸缙绅，两湖风月助吟神。讼庭无事铃斋乐，聊屈承明侍从人。乐天当日咏东吴，一半勾留是此湖。历下莫将泉石恋，而今天子用真儒。”

投稿邮箱：qlwbrwqilu@163.com

【故地往事】

## 西湖与槛泉 曾巩最爱去济南这两处避暑